

中國現代歷史人物叢書之二

抗日領袖蔣介石

下冊

袁定華 編著

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

中國現代歷史人物叢書之二

抗日領袖蔣介石

下冊

袁定華 編著



南京中山陵旁正氣亭

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抗日領袖蔣介石

作 者：袁定华

出版者：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地 址：香港九龙中央邮局 73369 信箱

规 格：大 32 开 880 × 1230 毫米

印 张：24

字 数：559 千字

印 数：1—500 套

印 次：201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国际统一书号：ISBN 978 - 962 - 8735 - 62 - 4

定 价：120 元（上、下册）

第八章 民族功臣盧作孚

第一節 流亡三部曲

● 袁定華 編著 ●

一九三八年五月，由寺內領軍南下的日軍，終於打通了津浦綫和北上的烟俊六在徐州會師了。他們原本想在這個古戰場上撲捉國軍主力，進行一場殲滅式的會戰，但是，中國軍隊却先他們一步，兵分五路突圍成功，巧妙地避開了這場決戰，徐州會戰到此也告了一個段落。這一役，日軍雖然佔據了徐州（1938年5月19日），但却不如他們的預期，沒能實現徹底擊潰“支那”軍，一舉結束所謂中國事件的企圖。

戰爭雖說是在戰場上進行的，但影響所及却是全面的。所以在整個戰爭中，沒有一塊土地，一個人能幸免於戰火的荼毒。他們的際遇甚至比戰場上更為淒楚，更為殘酷！

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軍砲擊沈陽北大營開始，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為止，這十四年間，中國人經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遷徙，其行列之龐大、路程之遙遠、地域之遼闊、時間之漫長，在人類史上實屬罕見！

流亡，流浪，首先從東北關外的父老鄉親開始。日本侵略者的砲火，摧毀了他們的家園，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踏碎了他們的生活，爲了生存，大批的父老鄉親不得不背井離鄉，逃往關內。

逃往哪裏？奔向何方？漫無目的，到處流浪。滿腔的悲憤、淒楚、哀怨能向誰訴？流浪流亡的日子，何時才是盡頭？何年何月才能回到自己的家鄉？當年張寒暉一首“松花江上”的歌曲，道盡了流浪同胞們的人生淒楚。



張寒暉（1902～1946）

《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糧。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有我的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逃離了我的家鄉，
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那無盡的寶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麼時候，才能歡聚一堂？！

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抗戰爆發，戰火中大批人員向西南逃亡，一份刊物在逃亡的人群中迅速傳閱，刊物的名字叫《戰歌》。當時有影響的音樂家的抗戰歌曲，如張寒暉

的《松花江上》就是通過這份小小的刊物傳遍全國的。《松花江上》一問世，立即引起社會的極大反響，尤其是流浪於關內的東北同胞，每每唱起這首歌曲，或是聽到這支歌聲，無不錐心泣血，汨灑胸膛。

《戰歌》這一小小的刊物，是當年音樂奇才劉雪庵先生自費創辦的，每份只收兩分錢。那年他三十二歲，剛過而立之年。《戰歌》自一九三七年十月創刊至一九四〇年終刊，兩年半的時間裏，在上海、武漢、重慶多處異地出版。因為戰亂，音樂刊物《戰歌》只出了十八期。劉雪庵是一位熱情奔放的音樂家，在日寇鐵蹄踏碎祖國山河，戰火遍地，硝烟彌漫的年代，這位音樂奇才，把他的音樂天賦完全傾注到了愛國歌曲的創作中，用以振奮人心，激發國民抗日救國的冲天豪情。

雖說劉雪庵在《戰歌》上刊出了張寒暉的《松花江上》，但他深深感覺到，這首歌從整首歌詞看，向國人傳遞的只是一片悲傷，一腔哀怨，而激勵國人奮起投身抗戰洪流的感染力，顯然不足。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淪陷，形勢日益險惡。第二年春天，時任上海抗日救亡會會長的江陵被迫撤往香港，在碼頭上他和老朋友劉雪庵不期而遇。他們在聊天中談到了《松花江上》這首歌，認為歌曲過於悲哀，不能激起民衆抗日的熱情。劉雪庵跟江陵說，我們把《松花江上》再加上幾部，讓它從悲哀，讓人憐憫，變成激發鬥志，鼓舞國人，化悲傷為



音樂奇才劉雪庵先生
(1905—1985)

悲憤，化悲憤為力量，奮起投入抗戰，最後走向勝利。江陵就在去香港的輪船上寫成了《離家》的詞，劉雪庵拿到歌詞後，江陵說：你馬上譜曲。

劉雪庵才思涌動，立即以膝蓋作書案，展開稿紙，開始譜曲，一氣呵成，很快就把《離家》這首歌詞譜完曲。

《流亡曲·離家》歌詞：

泣別了白山黑水，
走遍了黃河長江。
流浪、逃亡，逃亡、流浪。
流浪到哪年？
逃亡到何方？
我們的祖國已整個在動蕩，
我們已無處流浪，也無處逃亡。
哪裏是我們的家鄉？
哪裏有我們的爹娘？
百萬榮華，一霎化為灰燼；
無限歡笑，轉眼變成淒涼。
說什麼你的、我的，分什麼窮的、富的。
敵人殺來，砲毀槍傷，到頭來都是一樣！
看！火光又起了，不知多少財產毀滅！
聽！砲聲又響了，不知多少生命死亡！
哪還有個人幸福？
哪還有個人安康？
誰使我們流浪？
誰使我們逃亡？

誰使我們國土淪喪？
誰要我們民族滅亡？
來，來，來！
來，來，來！
我們休爲自己打算，
我們休顧個人逃亡。
我們應當團結一致，
走上戰場誓死抵抗！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

● 袁定華 編著 ●

爲了向國人大力宣傳“精誠團結、民族至上、爲國出力、奮起殺敵”的愛國主義精神，劉雪庵與江陵商定，製作一部愛國抗戰歌曲，定名爲《流亡三部曲》，張寒暉的《松花江上》作爲第一部。第二部：《流亡曲》又名《離家》，是繼《淞花江上》“整天價在關內流浪”之後，提出了“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的責問，以“心的顫動”“靈的叫喊”，向千千萬萬的同胞發出民族危難的警報。劉雪庵與江陵已在赴香港的船上完成。隨之他們又創作出第三部：《復仇曲》，又名《上前綫》，是繼《流亡曲》之後喊出“奔上戰場，誓死抵抗”的誓言。歌曲情感熾熱，旋律高昂，在抗日救亡的群眾運動中影響極大。當時，凡是有愛國心的人們，無不爲他那高亢奮進的激情所感染，情不自禁地產生出一種爲國獻身的戰鬥欲望，許多熱血男兒，高唱着它，扛槍奔赴硝烟彌漫的戰場。

《復仇曲·上前綫》歌詞：

走，朋友！

我們要為爹娘復仇！

走，朋友！

我們要為民族戰鬥！

你是黃帝的子孫，

我也是中華的裔胄。

錦綉的河山，怎能讓敵人踐踏？

祖先的遺產，怎能在我們手裏葬送？

走，朋友！

我們走向戰場，

展開民族解放的戰鬥！

走，朋友！

我們要為爹娘復仇！

走，朋友！

我們要為民族戰鬥！

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

都是我們的兄弟；

愛好和平的國家，

都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有沒有力量？有！

我們有沒有決心？有！

拿起我們的槍杆筆杆，

舉起我們的鋤頭斧頭，

打倒這群強盜，

爭取我們的自由。

看，光明已在向我們招手！

就這樣，抗戰初期在劉雪庵、江陵、張寒暉的共同努力下，一部偉大的愛國抗戰歌曲《流亡三部曲》誕生了：第一部《松花江上》；第二部《流亡曲》又名《離家》；第三部《復仇曲》，又名《上前綫》。這激勵國人心靈，振奮豪情壯志的洪亮歌聲，迴蕩在華夏大地，匯成一股抗日救亡汹涌澎湃的愛國洪流。

爲了激勵空軍將士，劉雪庵還給中華民國空軍譜寫了《空軍進行曲》，曲調激昂慷慨，熱情奔放，激勵將士，凌空殺敵！

劉雪庵，一位由衷熱愛中華民族，熱愛偉大祖國的天才音樂家，在中共建政後的大陸，却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打入了另冊，蒙冤二十載。一九四九年之後，在大陸，劉雪庵創作的愛國抗戰歌曲，被嚴酷封殺，銷聲匿迹。人們只聽說抗戰時期有部《流亡三部曲》，而並不知道這《流亡三部曲》有哪三部組成。只會唱個《松花江上》，那是因爲一九三六年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時，當時流亡到西安的東北學生們曾高唱過這支歌曲，後又被收入“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中，從而得以流傳，却根本不知那激情奔放、鏗鏘有力的第二部《流亡曲》又名《離家》；第三部《復仇曲》，又名《上前綫》。因而無法感受到當年凡是有愛國心的人們，無不爲他那高亢奮進的激情所感染，情不自禁地產生出一種爲國獻身的戰鬥願望，許多熱血男兒，高唱着它，扛槍奔赴硝烟彌漫的戰場的豪邁情懷。

這是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上的一大缺憾！善長惡消，天理永存，音樂奇才，滿懷愛國熱情的劉雪庵先生理應名垂青史！

第二節 戰略物資大轉移

日本侵華，處心積慮，蓄謀日久。由豐臣秀吉始，歷三百年時光，而明治維新，而昭和新政，而田中奏摺，一本侵略擴張的欲望，一步一步形成了一條頑固的軍國主義路線，把貪婪的目光，始終盯在大和民族的文化母國——中國的身上。爲了滿足大和民族的利益，實現侵略擴張的目標，數十年如一日，鍥而不捨，努力發展經濟，發展各類適用工業，不斷提高國力。從明代的縱倭爲寇，到清代的甲午海戰，日本當局一次次在檢驗着自己的實力。

中華民族輩出英才，當年極具政治遠見的蔣中正對於日本的陰謀、野心，在其青年時代已經洞察於胸，還在辛亥革命之前，就曾預言，日後中日兩國必有一戰。

一九三一年，日本軍國主義集團開始行動，把一舉吞併中國的強烈欲望付諸實施，首先在東北製造了“九·一八事變”。這時的日本可以說是已經武裝到了牙齒，無論是陸軍，還是海軍、空軍，不僅在人員和武器裝備的數量上遠遠超過中國，而且在人員素質和武器質量上更是大大優於中國。

而這時的中華民國，雖說已開國二十年，但先後經歷了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軍閥割據、南北分治等一系列挫折，直到民國十七年（1928），在蔣介石的率領下，才完成北伐，實現全國統一。統一甫定，在召開編遣會議的時候，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認爲“編遣方案”損傷自身實力而聯手發動中原大戰，歷時半年有餘。戰火剛剛平息，日寇就發動了“九·一八事變”。

日寇開始侵華行動後還不到兩個月，中國共產黨就在共產

國際和蘇聯的策動下，於1931年11月7日在中華民國的江西省瑞金縣建立了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公然分疆裂土，目的就是要推翻孫中山先生所創建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與日後日寇在東北建立的偽滿洲國遙相對應。蒼天無眼，國民政府腹背受敵！

因此，開國二十年來，中華民國無法有系統地進行國家建設，經濟建設，國防建設，民生建設。清末以來積貧積弱的國力，無法有效改善，無法立即奮起與軍力雄厚的日寇相抗衡。然而，就當時的局勢而論，已不是中日兩國必有一戰的問題，而是兩軍對壘，何時開戰的時候了。如何決策，如何運籌，這一歷史重任落在了時任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的蔣介石的肩頭。

蔣介石面對如此嚴峻的國防形勢，籌之再三，向全國軍民發出「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的戰略主張，用以充分表示中華民族對於和平的愛護。一旦和平根本絕望，犧牲成為必然，那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後關頭。當最後關頭壓向中華民族之時，我們將毫不猶豫的奮起應戰。蔣介石告訴國人：我們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雖然條件未備，時機未到，暫時不能應戰，但必須要積極備戰。其實，對於軍事訓練方面，早在四年之前，即1927年，蔣介石就已聘請德國顧問團，開始了軍事籌備。當然這只是備

戰的一個方面，要抗擊日寇並取得最後勝利，就必須統籌規劃，及早着手進行全面備戰。具體措施就是：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將重慶定為戰時陪都，以四川重慶為核心，形成西南大後方；將沿海地區的相關工廠企業及時遷至四川，形成戰時國民經濟體系，作為支撐持久抗戰的人力物資根據地。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時，蔣介石曾向全國軍民發出號召：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沈著，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絕續之交，唯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

國民政府在準備應戰的同時，重要戰略物資，沿海地區特別是長江三角洲的相關企業和技術人員以及政府工作人員及時轉移到重慶，轉移到四川後方去，這諸多事項擺進了統籌抗戰的議事日程。淞滬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粉碎了日寇三月亡華的狂言，為大轉移換取了三百多天的時間，就這樣，戰略物資和人員的大轉移，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全面展開。

當時全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工廠總數1255家，占全國工廠總數近三分之一。為使民族工業免遭厄運，不少資本家出於愛國熱情，紛紛計議，舉廠內遷。上海機器五金同業工會、毛紡行會、上海中華國貨產銷協會等工商界行會組織，聯名向國民政府發出呼籲，“誓不以廠資敵”，要求政府派員聯絡，制定計劃，並給予遷移幫助。局勢嚴峻，輿論強烈，國民政府立即成立了“國家總動員設計委員會”，下設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翁文灝）、資源委員會工業聯絡組（組長林繼庸），

委派資源委員會林繼庸等赴滬調查上海各廠現有設備及內遷可能。

接到任務後，林繼庸即於 1937 年 7 月 28 日召集會議，研究如何有效開展工作問題。

“我爲了要瞭解全國工廠分佈的概況、製造能力及所擁有的人才，以便從事全盤性規劃，乃先從全國工業普查着手。我找了三四十幾位年輕的工作人員，編成若干組，先加以訓練。我懇切對他們說：「調查工作是件很有意義的工作，要把調查工作做好，必須任勞任怨，態度要虛心誠懇，要以民族大義、國家利益、人民福利打動他們，使他們知道其從事之事業與國家戚戚相關，不可分離，期被調查的工廠與你密切合作。」……我總認爲人是有理性有感情的動物，只要你待人好，所謂以誠待人，人必以誠待之，這些人員訓練完成後，即分派到全國各地從事調查工作。”（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02·林繼庸先生訪問紀錄·電子版 P37-38）

時任職實業部的顧毓琬先生是調查組的成員之一，調查結果由顧先生執筆形成文字報告。爲了盡快做好遷廠事宜，資源委員會工業聯絡組下又成立了一個遷川工廠聯合會，聯合會以這份調查報告爲基礎，會同上海的一些愛國廠主、商人們一起，立即將工作全面展開。

上海本是個龍蛇雜處，中西合璧的國際大都市，在這裏開工廠，目的只是爲了賺鈔票，對於一部分廠家來說，要說服他們遠離紙醉金迷的安樂窩，扛着大機器到個鳥不生蛋的地方去另起爐竈，確實是個十分艱巨的工作。再加上，滬寧失陷之後，敵人及偽組織想用一種懷柔政策先固定淪陷區一帶的經濟基礎，然後實行其以華制華的詭計，用我們的資源及金錢來供給他們的軍用，向我們進攻。敵偽對於蘇、錫、常、滬一帶的

工業尤深注意。當時上海租界內英美當局尚能保其主權，留在上海的工業界人士，尤其是一般自稱工業界紳士的人們，不察情勢，以為租界仍可持作護身符，始終不肯離開上海。有些人竟以愛國為口頭禪，創造「孤島上工業孤軍為國奮鬥」的美名。假借八百壯士堅守四行的悲壯事實以為掩飾，而進行其投機事業。有些人因為環境關係在上海站不住腳了，又無跑進後方來奮鬥的勇氣，於是麤集香港做買賣。這些人置民族大義於不顧，沒有同讎敵愾，共赴國難的精神，說什麼搬遷時，困難重重，政府無法也無力解決，視重慶四川為畏途，種種說法，似是而非，足以動搖人心。林繼庸先生說：

“這些人依賴外國人的心理太重，把本國政府的力量估計太低，他們費盡苦心，出些錢聯絡幾位外國朋友，寫了些假字據，在外國領事館轉理登記的假手續，在工廠門前掛上外國旗子，自欺欺人地以為是萬全之策，同時他們又要學時髦，因為到後方興辦實業是時髦的口號，便想出了一個兩全的辦法，於是把工廠的招牌掛在重慶，自己仍舊在上海或香港逗留。”（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02·林繼庸先生訪問紀錄·電子版 P134）

這種空氣異常惡劣，若不盡快糾正，必將對持久抗戰的國策，產生極其不良的後果。針對這一現狀，林繼庸先生立即寫成《敬告逗留港滬的實業界諸君子書》一文，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九月九日，在《時事新報》發表。書曰：

『余每常詢問仍在港滬逗留的實業家，為何不內遷共同在艱難困苦中奮鬥，在興建史上留些紀念品？總括起來，他們的答復約有五端：

- （一）在港從事實業較為方便，且仍可作救國工作；
- （二）在滬租界內復工，不致為敵人操縱，且可救濟失業

工人；

(三) 產業為敵人挾持，無力擺脫，亦猶「身居魏闕，心在漢室」；

(四) 軍運至忙，雖窗門木板亦滿載無遺，至於民間機件則雖極重要者，亦難得噸位，欲行不得；

(五) 產業已為敵人毀壞，不易恢復，且落得休息休息待天下太平再想辦法。

『這幾個道理，驟看起來頗有道理，但細心加以考察，實在是詞詭、志餒，不可不解釋。其與歷盡艱辛內遷復工，共肩國難者，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尤不可不加以分判。

『從前海岸綫上，津、沽、青、滬等處工業之發達已經是大錯誤。現在由滬遷港，便是一錯再錯。吾人勿以為在港可以苟安。國際戰機一觸即發，香港一隅小島，到時恐如瓮中之鱉，欲逃無路！且由港購進貨物須用港幣，甚至在港諸實業家之衣、食、住、行、娛樂等等，與及廠中職員工入及其眷屬日中所需，均無一而非外匯。當此政府厲行統制資金外流之時，吾人不能協助政府以謀國內資金安定，反而極力誘使資金外流，循至財源枯竭，國勢愈危，諸君子雖可多發其財，良心何忍？且吾人做事需有意義，在港生產而謂能供內地軍需之用，實在是難能之事，至於內地原料供給問題，大可乘此時機利用國產品以為代替，其不能代替者，已由政府統籌供給，雖稍有困難，然亦不是無辦法，若必欲事事顧慮萬分周到而進行，則國難時期斷無此事。今國難當嚴重關頭，吾人更當以光明磊落之胸襟慨然赴難，不可假愛國之名躲在金迷紙醉場中說風涼話：「吾愛國，吾愛國。」拿出些微數目的救國公債來示人，實在是不能掩蓋其誘致資金外流，減低內地生產能力的罪過。

『在滬租界內復工，其禍國程度與上述者比是半斤八兩。

當老闆的固可在租界內安居，然廠中一般小職員，工人及其家屬，能不能亦在租界內居住？如不能，則必住在敵人控制之內，一般靠以謀生產之人們亦必環繞不去，遂致被侵佔區市面逐漸繁榮，秩序逐漸安定，前次逃出戰區之民衆亦必聞風返滬尋求工作，市面淒涼之景象逐漸改觀，我英勇國殤之血迹逐漸洗淨！居其中者，不久則忘却國耻。諸君子於無意中爲虎作倀，誘使許多清白良民儕身漢奸，清夜捫心，何以自解？滬海關已在敵人監視之下，敵艦走私漏稅，已成天經地義，且敵幣低落，諸君子廠中能否拒絕購用敵國原料？能否拒絕購用改頭換面之敵國原料？胼手胝足制成之物品，能否拒絕敵人購用以供給其軍需？不肖者更效法諸君子，掛牌設廠，變本加厲，購買敵國成品，冒充國貨，以騙國人。敵人得諸君子之努力經營，其經濟力量自然鞏固，聞敵軍二十餘萬人之供養已取諸滬津，近且決計以用諸我國之敵軍悉數須有侵佔地供應。敵我實力消長，係於諸君子一念，一念之差，即成大錯！

『其產業已被敵人挾持者，亦不是沒有擺脫辦法，乃是沒有焦土抗戰的決心。寇來時當然想利用現有產業，寇行時則必放一把火燒個乾淨，產業同是一樣不保。假借外人保護，事實上告訴我們，其力量亦等於零。試看英國大使的被擊，美國軍艦的炸沉，便可了然於外人保護之不可恃。諸君子產業，與其資敵或被敵人毀壞，何如索性放把火自己毀了？若其無力燒燬，也應當加以破壞，或把機器的重要零件帶走，帶同技術員工到內地來努力。我們抗戰成功以後，敵人東京、大阪、神戶、橫濱等處的機器，折合賠款，拿到手來，不怕不賠回給你們。若必與敵人周旋，自己不出頭，暗中派人代替，還想分得些少利益，以爲雖行漢奸之實而可不居漢奸之名，世人耳目可一手掩蓋，國法對於這一筆賬是終要清算的。問一聲「卿本